

好幾位媽媽向我抱怨說放暑假反而比開學時更忙，每天忙著接送孩子上腦力開發班、潛能開發班、才藝班，接接送送，孩子還不感激，整天扳個臭臉給他們看。

我問她們何苦來哉，她們異口同聲說怕沒有及時找出孩子潛能，誤了他的前途，讓他輸在起跑點上。我聽了很詫異。這裡面有好幾個迷思。

巴特康納（Bart Conner）是一九八四年奧運美國男子體操第一面金牌的得主。

他小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，有一次在家裡頑皮，倒立用手走路，他爸爸看見了，覺得很有趣，客人來時，便叫他出來表演，這一點的鼓勵就使得他在家勤練倒立，用手上下樓梯。

在學校裡，男生都希望引起女生注意，他沒有別的特長，便常在教室中耍寶、倒立行走。

有一天被體育老師看到了，覺得他有天份，便帶他去參觀體操訓練中心。他一眼看到平行桿、單桿和木馬就知道這是他將來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便回家懇求母親讓他去練體操，那天他十歲。

一開始，教練不收他，嫌他彈性不夠、骨頭不夠柔軟，但是他鏗而不捨的苦練，終於替美國拿到第一面男子體操的金牌（他的太太是一九八四年奧運羅馬尼亞女子體操金牌的 Nadia Comaneci）。

巴特自己說「一分天才、九分努力」，他是苦練出來的。

任何領域要成名都得下苦功，孩子如果有莫札特的能力，我們給他莫札特的環境，他會成為莫札特。

他如果有莫札特的能力，但是沒有莫札特的環境，「生命自己會找出路」，他的過程會坎坷，但是他還是會成為莫札特。

我們最怕的是孩子不是莫札特，而我們一定要他變成莫札特，這時親子雙方都很痛苦：父母會很失望，覺得孩子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孩子會很痛苦，知道自己達不到父母的標準。

巴特的例子讓我們看到適性發展加上一點點的肯定，可以有很大的成就。

在神經學上沒有「腦力開發」這回事，大腦大約三磅，佔我們體重的百分之二，卻用到我們身體百分之廿的能源，當它用到十倍的能量時，它是不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在工作，其餘的百分之九十閒閒沒事幹的。

大腦是用進廢退，盲人沒有用他的視覺皮質，在實驗上已發現，盲人在讀點字時，視覺皮質被觸覺徵召過去用了。

連把正常人眼睛矇住五天都會開始改變他的視覺皮質，去做聽覺、觸覺方面的事，大腦怎麼可能放任百分之九十不做事？

在神經學上也沒有「輸在起跑點上」這回事，實驗已找到終身學習的神經機制，一九九九年發現管記憶的海馬迴的神經細胞會長出新的神經元來，大腦不停因外界需求而改變內在神經迴路的連接。

教養孩子是順其天性即可，柳宗元說的好，「其根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，其築欲密」，種下去了，不要時時挖起來看，耐心等待，它自然以茂盛的果實來回報你。